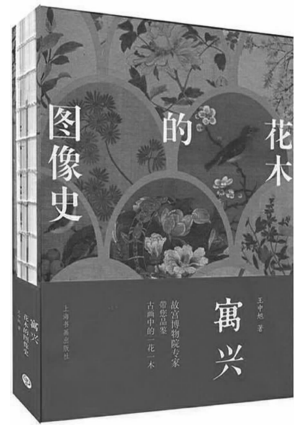


观花木之意,寓画家之情

□林颐



《寓兴：花木的图像史》 王中旭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年1月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有言,绘画乃“发于天然”。天然者,即自然也。这是中国绘画发生学的基本观点。中国画家关心一切生物,一草一木,往往代入抒发自我。

近读《寓兴:花木的图像史》,正好体会此意。该书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王中旭先生在策展“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之后,为所展作品撰写的书稿。序言即开宗明义,中国古代花木画注重表现花木

与人情的联系,花木被寄寓人的情感、品格,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关联。所以,他以“寓兴”作为作品的主题。

花草树木很早就入画了,作者列举《诗经》《楚辞》的许多名句以表现唐以前文学、绘画中的花木形象。但是,唐以前绘画的花木主要用于背景或装饰,并不是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主体,也不足以形成稳定的创作规模。直至唐代,特别是五代,中国花木画方才独立成类并形成有代表性的派别。

作者指出,唐代花木画的流行,与中外文化交流和佛教的传入有关。两种具象的植物纹饰——莲花纹、忍冬纹均传自西域或更远的天竺。作者还分析了南朝张僧繇所绘之凹凸花在唐的延续,中唐边鸾创立“折枝花”法、梁广的勾勒填彩法,以及萧悦之竹、毕宏、张藻之松石图的艺术特征。唐人对花木的热爱以及多姿多彩的画像,不愧是大唐风华的具体表现。

作者从开始就关注各个朝代绘画潮流与当时观念的相互影响,将此作为指导原则,围绕代表画家的主要画作展开论述,我们依此可以看出中国花木画的演变历程。

黄家富贵,黄筌画派追求华丽鲜艳、工整细致,充满后蜀宫廷的富贵气息;徐熙野

逸,徐熙画派只求形似,放达不羁,恰证文人士大夫之在野者不受拘束的志趣。北宋美术史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有论:“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看来“徐黄体异”可谓中国艺术两条道路的走向,花木画借自然美而能动地表现社会美的观念的门扉敞开了,这是中国画史的一次飞跃。

黄家富贵风格在宋徽宗时期颇盛,画院作品多取法黄家画法的精工妍丽,亦参设骨等其他画法,极尽花姿鸟态的变化,甚或赋予诗情。南宋官廷则崇尚小巧精致的审美趣味。林椿、马远等人在尺幅间尽精微之能事,瓶花题材亦为时尚。墨画花鸟在元代被认为是文人雅事。赵孟頫、高克恭、倪瓒等人于山水之外兼工竹、兰、梅等作品。明代画风迭变,画派繁兴。以师承而言,主要有承袭南宋院体风格的吴廷绘画和浙派,以及发展文人画传统的吴门派和松江派等两大派系。徐渭以《墨葡萄图》等完善了花鸟画大写意画法。清代宫廷画更显繁丽,而阔笔写意花木画则以夸张奇特、简朴豪放的笔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风貌。

全书按时代分为花之容、花之格、花之情、花之瑞四部分,每部分都阐述了画作风

格与文人生活的联系,所有绘画都寄寓了历代画家的性灵情操。文人画家作为一个整体阶层出现在宋代的原因,是由创作者的个人修养以及他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苏轼认为绘画应当“合于天造,厌于人意”。意在笔先,挥洒心声,渐成风气。梅兰竹菊代表的四君子画自为宋文人所喜。艺术具有自娱、避世的功能,这是元代画家弃色彩而钟情于墨画的原因之一。明末清初的画风,寄愤懑之情,拟孤傲之性,是遗民的风骨。清中晚期扬州画派、海派花木画的流行,与市民的趣味息息相关,如《四季花木图》等画作,皆有适应市民阶层需求的倾向。

一朵微花俯首,一枝竹叶婆娑。笔端流露的意趣,归根结底来源于人心的意趣。寓兴,是解读中国画史的关键。不过,该书材料取自故宫所藏花木画,这一前提限制了视野,比如,南宋牧溪的《六柿图》,“苦瓜和尚”石涛的苦瓜图,明朝沈周、清代恽南田、黄慎等人所作《石榴图》,这些佳作都无法进入观照。另,余以为,花木画为花鸟画之分流,只谈花木,总觉得伶仃。本书也涉及鸟雀虫蝶,不若以花鸟画纵谈?观万物之生意,在乾坤天地更大格局里,我们的眼光和心胸会更加宽广。

娑婆世界里的众生面影

□张宗刚



《荣华富贵》 雪静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20年5月

长篇小说《荣华富贵》是满族女作家雪静七年磨一剑的结果。《荣华富贵》针脚绵密,线索繁杂,情节的推进自然而然,所写人物多能骨肉均匀,立体可感。作品以说书人口吻,道尽旧日大上海传奇,引领读者观照和体悟人物命运,突显创作主体丰盈饱满的想象力。全书雅俗贯通,线索分明,富于强烈的动作性和画面感,在对民国气韵的努力还原中,散发着鲜明的现代意识,生成特有的个性化叙述基调。细细展读,但觉

一种豪华、贵气而不失亲切平易的旧上海风情澎湃而出。

故事发生于上世纪20年代中叶,那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期,繁华的东方商埠上海,早已成万国掠夺之地。京城大帅府为攫取财富,在上海华界特设通商公署,署长安子益、厅长乔世景、沪东办事处主任路旷明,用京城大公子的一块地作诱饵以权谋私,终因日租界的霸占酿成悲剧,最后乔世景被枪杀,路旷明蹲大牢,安子益如愿当了国大代表。三人的配偶石玉婵、田韵抒、许尚美,在享受阔太太的物质生活时,又对婚姻牢笼抱怨不已,她们互相依存、互惠互利、互玩心计,一度放弃远大理想,沉湎世俗享乐;但在经历诸多尘世凄凉后,终于彻悟一切的荣华富贵,到头来仅仅是过眼云烟,三人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作者洋洋洒洒一路写来,颇具代入感地传达出了那样一种从繁华热烈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感觉。

《荣华富贵》各色人物众多,事件联翩而至,视角频频转换。通商公署综合厅厅长乔世景的私生子小秃,实为其旧日情人、舞女绿袖子与他人所生,小秃受绿袖子指使,定期向他这个厅长“爸爸”勒索财物,乔世景不胜其烦;在妻子田韵抒投入青年油画家天飞马怀抱后,乔世景公报私仇,把天飞马、绿袖

子捕入大牢,欲以“乱党”名义枪决;天飞马巧妙逃脱,别有用心的警务队队长则救下绿袖子,将其更名蝴蝶兰,女扮男装做了巡捕房情报员;任队长指使小秃偷窃三位阔太太受贿的财宝,后为天口又击毙小秃;苦大仇深的蝴蝶兰寻机杀死了任队长、乔世景,自己也死于非命……雪静写军阀动态,写商业秘密,写商品供销,写青帮内幕,写租界争斗,笔端时时触及政界、军界、商界、青帮、“乱党”;多线索多头绪多人物多情节的构架设计,呈现出茅盾《子夜》式的宏阔。跌宕起伏的故事,写来如潮奔浪涌,层层叠叠,诸多的事件、人物、情节、细节,在雪静笔下纵横交织,活色生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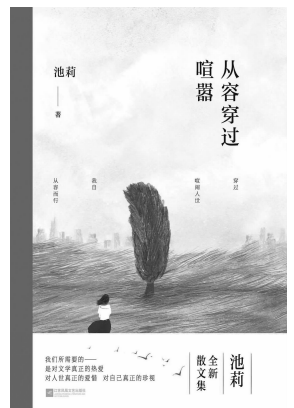
霓虹闪烁、万商云集的租界地盘,政客、流氓、商人、赌徒、妓女、恶棍、文人、艺术家、明星、骗子、乞丐、小偷等各式人物粉墨登场,一幕幕人间悲喜剧纷沓演出;在烟火与诗意的交织中,小说生动展现了上海滩这一冒险家乐园的繁华与妖媚,传达出旧时代的气息氛围。作者俨然化身高明的摄影师,小说忽而远景,忽而近景,忽而短镜头,忽而长镜头,忽而定焦镜头,忽而变焦镜头,推拉摇移、升降俯仰,多元观照与多维扫描,令人目不暇接。雪静游刃有余地书写旧上海的纷纭世情,十里洋场的摩登风情,从百乐门舞

女的搔首弄姿,到里弄居民的口角生风,每每都能纤毫毕现。由是,娑婆世界里的众生面影,连同纸醉金迷的气息,花天酒地的图景,皆裸裎于纸端。值得欣慰的是,小说中并非好人全好、坏人全坏,作者力避模式化类型化套路,最大可能地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与纵深感。如安子益虽好色失俭,但对下人犹能平等以待,不乏真情流露,不失可取之处。

故事众多、一波三折的《荣华富贵》,不唯独具传奇色彩,文化气息亦颇浓郁,对琴棋书画的精研妙悟不时可见。像田韵抒在月下轻吟宋代女词人聂胜琼《鹧鸪天》等细节,以及介绍石玉婵家中五十幅名人字画时的如数家珍,均彰显作者对诗词歌赋的熟稔,体现出难能可贵的艺术修养。在对声色犬马的时代图景和光怪陆离的社会世相的多维聚焦中,《荣华富贵》总不乏一抹理想主义的色彩与气度,不乏纯情的力量。如石玉婵的儿子安小早,因一直看不惯爸妈的铜臭气,毅然离家从军,决心“让这生命去追寻真理,活出真正的价值”,为推翻腐朽黑暗的社会而奋斗。正如巴金《家》《春》《秋》里的觉慧、曹禺《雷雨》里的周冲一样,安小早这一角色,象征着光明和未来,成为理想的化身。

喧嚣世界的淡定从容

□张光茫



《从容穿过喧嚣》 池莉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5月

池莉的散文比小说更接地气,更加真实,让读者更能够走进作者的内心,看到作者的生活感触。这里既有武汉独特的生活、美食,亦有庚子年武汉的伤痛,既有作者对“生活”的体验,亦有“他人”对作者的磨炼。就在这样的喧嚣中,作者从容穿过,带着自

嘲和幽默、谦卑和热爱。书的腰封上,几只海鸥飞过,“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文学真正的热爱,对人世真正的爱惜,对自己真正的珍视”。而这本书,正是处处体现了作者对文学的喜爱、对人世的情感,以及自我的平和。

这本书一上来“就这样爱上生活”,写吃,选取的文章开篇就是池莉在讲菜羹,可以将菜羹按照武汉区域来分辨味道的好坏。在武汉生活的池莉,描写的武汉美食,让自己想吃的时候,也在思考自己家乡有什么美食,哪些地方的品种味道好呢,自己在生活中就是比较将就,麻木地对待生活,于是难以发现一些美好,想要全心地热爱自己的环境,去发现周围的美好。阅读中,也看见一些“喧嚣”的苦涩,试着用作者的心态去调整自己,在文字中寻找一份对待生活的“从容”。

池莉对武汉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情感。她曾在散文《一条大河波浪宽》中写道:“假如我不曾在汉口的大街小巷多次迷路,我怎么能够得知这个城市的广袤与通达?

假如我不熟谙武汉话,我怎么可以凭空虚构我的文学与文字?”有人说她“将自己过往和对人间的关切赋予在了武汉这座城中,用文字构成了汉江边的残酷与温柔”。在《千万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草》一文中,池莉写道:“别忘了,这个地球上,草的强大,是无与伦比的,人类算什么东西。金字塔耸起之前,野草已经覆盖地表。帝王将相辉煌之前与覆灭之后,鸟儿都在树上莺歌燕舞。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够辜负什么,那一定首先就是不能辜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草。”

池莉如数家珍地向我们诉说着生活的趣味,闲谈中有真性情。吃饭、炒菜、喝酒、种菜、养花、购物、旅行等看上去的“琐事”,经过池莉细腻和温情的加工,变成了生气盎然的生活图景,池莉游于其中,自得其乐。对于生活,池莉说:“慢慢来,不止是比较快,不止是一种时间节奏,还不止是一种怡人的从容,更是一种往深刻里浸染的深邃。”这一种“慢”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比如,对武汉热干面的炽热情怀,或者

只是想要在疫情下,鼓起勇气去看一看水……池莉就是在和我们分享她生活里的琐碎。这些透露着她对生活炽热的感悟,在喧嚣中秉持着淡定从容的生活态度,也是对被赐予生命的自己最大的尊重。

池莉散文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她记录着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经历的真实的的日子,并在其中找到了人活着的基础,并将活着本身上升到一种诗意的境界。在琐碎的事物当中感受生活,这是一种激情和真诚。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建功立业的宏图,“做大事者不拘小节”,但也正因为如此,容易忽略日常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池莉对日常生活的珍视,是一种反拨和提醒,具有正面的意义和价值。

池莉散文,看似闲散却不散漫,看似简单却不失意味,细腻温情的文笔中有无限烟云,对日常生活的珍视中有对生命的坚守和执着,为我们展示了一曲又一曲凡俗生活的咏叹调,既悦耳动听,又丰富多彩。读池莉散文,既没有了焦虑,又没有了喧嚣,更唤起了兴趣和热爱,真的挺好!